戒子通錄

一

戒子通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子部
儒家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藏書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御製書宋劉清之紀左傳叔向母之事

叔向之母賢母也能訓其子為正人又能知叔虎之母美而惡入聲將生敗子惡去聲之而不使見羊舌職劉清之記此事而所注又不明幾不成句令人不可曉宋劉清之撰戒子通錄記叔向母一事引左傳云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云云所注殊不明晰按左傳注不使謂不使見叔向之父羊舌職也又左傳汝敝族也下有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三語為劉清之删去前後文義幾至不可曉亦著述者之過也然此誤不在

劉清之而在左卯明夫妬婦人之惡德也叔向之母蓋能預見叔虎之母雖美而惡將生惡子以敗羊舌氏之宗然從子之諫使往視臧之寢果生虎而羊舌氏之族遂反於難是誠仁人能惡人而有先見之明者矣左氏應謂之惡去聲而不宜謂之妬是誠其浮夸而不實也以致千載之下謂叔向之母果妬焉余不可不正其誣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提要

戒子通録八卷　　儒家類

臣等謹案戒子通録八卷宋劉清之撰清之字子澄號静春臨江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光宗時知袁州宋時本傳稱其生平著述甚多是書其一也其書博採經史羣籍凡有關庭訓者皆節録其大要至於母訓閨教亦備述焉

史稱其甘貧力學博極羣書故是編採摭繁
富或不免於冗雜然其隨事示教不憚於委
曲詳明雖瑣語碎事莫非勸戒之資固不以
過多為患也元虞集甚重其書嘗勸其後人
刻諸金谿後崔棟復為重刻顧自宋以來史
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録惟文淵閣書目載
有二冊亦無卷數外間傳本尤稀今謹據永
樂大典所載約畧篇頁釐為八卷所引諸條

原本於標目之下各粗舉其人之始末其中間有未備者今並為考補增注以一體例惟自宋以前時代錯出頗無倫次蓋一時隨手摘録未經排比之故今亦姑存其舊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元虞集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為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為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為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

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亮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之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

定其是以啟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為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為戒子通録意其所以謂之通録者豈不以天下之為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為之戒天下之為人子者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

有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明不敢後也他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谿者多賢俊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嘅然問之曰戒子通録無恙乎有曰儆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

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嗚呼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覩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儆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元陳黄裳序

人之愛子何所不至哉自襁褓鞠乳以至成人授之以土宇人民而欲其富傳之以印綬車服而欲其貴凡可以與之者壹無靳色雖我躬不閱亦必思所以遺後謂不若是則父母之責未盡也然此豈所以愛子哉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古者子生八歲入小學立之師傅教之禮樂射御書數達之洒掃應對進退蓋自天子之儲貳諸侯之世子公卿大夫之子以至於士庶人莫不以此為急先務必義方之教行由小學以進於大學禔

身承家肯堂肯播而後能保其所謂土宇人民印綬車
服者此固父母所望於子而為人子者亦豈易事哉近
世朱徽文公既成小學之書又東劉靜春集史傳嘉謨
善行與宋氏諸儒之格言為戒子通録凡為父母為子
姪為兄弟為夫婦之道具是階庭講學耳濡目染非苟
知之亦允蹈之其於世教實非小補湖湘舊有板今不
復存平陽崔君架之間以語余幕府餘閒手自讎校且
繡梓以廣其傳盛心可尚已以儒飭吏言政及化豈俗

吏所能哉既為嘉歎且繫之辭大德庚子春丁前進士

眉山陳黃裳叙

元曾福昇序

立三極備萬物者人也而所以為人之道其要有三重馬一曰宅心二曰立身三曰教子然能宅則能立能立則能教君子不謂三也昔者曾子之在聖門其親承斯道之傳繼述先聖之志者孝經一編大學一書而已其他遺言見於問載於記班班可攷曷嘗外是而他有所

謂哉試即二書之表而推之其曰宏毅任重戒之戒之
宅心之謂也其曰三省自反而縮養敬安卒慎行其身
立身之謂也夫惟宅心立身之道亦既若是其往矣後
世雖有弗肯堂弗肯播而能讀其書者亦將化蒲盧而
肖蜾蠃矣矧有是者哉友人崔架之其宅心立身知所
本者與得靜春劉先生所集戒子通錄善本以刻諸梓
將廣其傳是亦錫類之美事雖然即吾心吾身之所有
則其不言之教固已諄諄於其子矣而況昭諸不朽若

是乎故吾因槩之今之此舉并以發是録言外之意初亦不出於大學修正齊家之要領也舉瞻孔庭有嚴在目子其勉諸以盡為人之道以任三極萬物之責大德

庚子秋中日富州文學掾廬陵曾福昇題

元崔棟序

近得臨江劉清之所輯戒子通録一編皆古者明君良臣慈父淑母教誡子弟理明意切讀之能使為人臣為子弟者油然起忠孝之心惜此本傳之者寡遂鋟梓以

廣之庶有補於將來大德庚子良月河東崔棟謹識

戒子通録卷一　　宋　劉清之　撰

列女傳　胎教

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太王之子曰王季王季成童靡有過失娶太任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不視惡色不聽淫聲不出敖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文淵閣寶

言能以胎教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

為周宗

禮記内則名子辭子生父咳而名之父曰欽有帥母對曰記有成

子生三日始負之異為孺子室於宫中必求寛裕慈惠

温良敬恭謹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

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

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姆

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

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

儀禮冠辭 士冠三加辭醴辭三醮辭字辭

冠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

天之慶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組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婚辭 士昏父醮子命之父送女命之母命之庶母以父母之命命也

昏父醮子命之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戒書 周武王 姬發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問焉有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尚父對

并王為戒書

師尚父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恐懼退而為戒焉為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劒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

聞以戒後世子孫

漢孝武景帝子徹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白戒馬凡三章

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案朕承天序史記作朕承祖考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於而國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嗚

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鬻氏虐老獸心加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廼順毋侗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梁簡文帝蕭綱戒子當陽公大心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墻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亦勿放蕩

周公周文王子姬旦旦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故戒之也又一章荀卿子又一章劉向

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又云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

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又云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險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記而守以淺者廣去矣其毋以晉國驕士矣

文儆傳　周書　案維文王以下係節録文儆篇中語九年在鄗以下係節録文傳篇中語

維文王告夢懼後嗣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

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
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祭下
遂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
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　九年在鄗召太子發曰嗚
呼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
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山林非時不升斤斧川澤非
時不入網罟不麛不卵孤寡辛苦咸賴生焉無殺夭胎
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有十年之積有十年之

積者王無一年之積者七

書顧命　周成王 周成王姬誦作 顧命保元子釗

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葉公 葉公子高楚縣公將死命其子

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魏武帝 曹操告子丕等 案此條與下魏收李勣並錄之者不以人廢言也

吾在軍中執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

戒子言 魏文帝 曹丕戒子又使弟植守鄴戒之

父母於子曰雖肝腸腐爛為其掩蔽不欲使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久久自知之用此仕官不亦難

乎又曰吾昔爲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
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蕭嶷南齊高帝子豫章文獻王戒子子廉子恪等

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
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
哉吾之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
運有富貧此自然之理無以相凌侮勤學行守基業修
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

戒子言　光武 秀字文叔每旦視朝日昃乃罷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敕後主辭　蜀漢先主 備字元德涿郡人子後主禪字公嗣凡一章

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

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禮記漢書閒暇歷觀諸子益人意智又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帝範 唐太宗 隴西人諱世民為書十二篇戒子高宗治 案帝範十二篇其首尾兩條則節錄前後序也

蓋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樹之君上所以撫育黎元自非明哲武文安可叨臨神器先皇當經綸之會實定王業逮余以弱冠之年思靜大難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剪

長鯨而清四海掃欃槍而廓八紘既而承慶案原本作乘慶天
潢濫登案原本作登暉璇極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日慎一
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
有乖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辨君臣之禮節廢寢忘食思
此為憂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　如
山嶽高峻而不動如日月貞明而普照寬大其志足以
併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斷奉先思孝處下思恭傾已勤
勞以行德義此為君之體也君體　夫六合曠道大寶重

任遠近相持親疎並用則并兼路塞逆節不生是以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封之太彊則有噬臍之患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理莫若衆建宗親而少其力使輕重相鎮憂樂是同盛衰一心安危同力

建親

夫國之匡輔必恃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是以明君博訪英賢搜揚側陋求之則勞任之斯逸此以求賢為貴也

求賢

夫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士人才有長短能有巨細君擇才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職則委任責成不勞而治此設官不

可不審也審官　夫王者高居深視虧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莫補虛心思獻替之謀傾耳佇忠正之說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勸者窮之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其為壅塞無以自知此拒諫之惡也納諫　夫讒佞之徒國之蠹賊也惡忠賢之在己上恐富貴之不我先先意承旨以悅於君巧言令色以親於上令人顏貌同於目際猶不自瞻是非在於無形焉能自覩況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故明主

納諫病就苦而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殞可不戒哉去讒

夫君者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儉則民不勞靜則下不擾不竭民力不匱民財亂世之君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怨上下乖離佚樂未終傾危已至此驕奢之忌也戒盈

夫奢儉由人安危在己斯二者榮辱之端五關近閉則令德遠盈千慾內攻則凶源外發故驕出於志不節則志傾慾生於身不遏則身喪故桀紂肆情而禍結堯舜約己而福延可不務乎崇儉

顯罰以威之

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故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故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賞罰之權也賞罰

夫食為民天農為政本國無九歲之儲不足備水旱家無一年之服不足禦寒暑故上不節心則下多逸志莫若約己正身則民不言而化矣務農

夫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彫邦境雖安忘戰則民殆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於喪邦何則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閱武

夫宏風導俗莫

尚於文敷教訓民莫善於學因文以隆道假學以光身質藴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懐辨慧非積學不成此崇文之術也崇文

此十二條帝王之大綱安危興廢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艱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豈獨見於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能力行其難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欲悔非於既往唯慎過於將來擇哲王以師焉思以古爲前鑑夫取

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自非上哲不可
效焉吾在位以來所制多矣奇麗服翫錦繡珠玉不絕
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
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必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
亟勞人此非屈己也斯數事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
而取法（案原本作後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矣平定區宇
厥功大矣益多損少人不以為怨功大過微德未以之
虧然猶盡美之蹤於焉多媿盡善之道顧此懷慙況汝

無纎毫之功直縁基而履慶若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縱非則業傾而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慎哉可不惜哉

戒皇屬　國朝太宗類苑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絶游觀之樂內卻聲色之娛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

勞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久富貴以保終吉

先賢有言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庭聞　孔子　名丘字仲尼魯人子鯉字伯魚仲尼嘗獨立鯉趨而過庭聞斯二者

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女為周南召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家戒　王肅　字子雍魏散騎常侍家戒歐陽詢所記為詳　案肅東海人

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為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

是故賓主百拜曰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强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杜恕字務伯京兆人魏黄門侍郎稱東郡張閣之為人

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

美何者爲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即貴禍患當何從而來

嵇康 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

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衆人又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前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恐為人所說無以自免也宏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自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謙言辭謝其素不預

此輩事當相安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東脩無誨之文案本集作下全東脩無玷之稱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戒子言　仲孫貜孟釐子魯卿且死誡其嗣懿子仲孫何忌

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没若必師之

孫叔敖楚相將死戒其子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

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惡可長有者唯此也

歐陽地餘千乘人漢元帝少府將死戒子　案地餘係歐陽生字正思之孫世受尚書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

嚴光或云嚴君平姑存之　案光字子陵餘姚人光武時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君平名遵臨卭人以卜易隱於成都市

十誡嗜欲者潰腹之患也貨利者喪身之仇也嫉妬者凶軀之害也讒慝者斷脛之兵也謗毀者雷霆之報也残酷者絕世之殃也陷害者滅嗣之場也博戲者殫家之漸也嗜酒者窮餒之始也案第十誡原註缺文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後漢壽張侯為人謙柔畏謹不求苟進常戒其子

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辛憲英辛毗女羊耽妻子琇為鍾會參軍伐蜀英憂之　案此條宜入後母訓內

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謹之

源賀 後魏太尉遺令勑諸子 案賀西平人

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恡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貞耳屬必正誠勤以事上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

靈明器一無用也

宋隱字處黙西河人魏道武時領吏部選臨終謂其子

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上足以不勞遠詣臺閣也

向朗字巨達襄陽人蜀左將軍案襄陽記此條遺言戒子蜀志朗子條景耀中為御史中丞

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

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

曹袞魏武子中山恭王其世子孚嗣

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足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之

士會字季晉大夫食邑於隨曰隨武子後更受范曰范武子將老召其子士燮戒之

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爾從二三子惟敬

高漢筠後晉客省使在常山戒子意葬常山從其欲也案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見薛居正五代史

吾遊歷多矣觀風俗淳厚以經術相尚罕得如此地者

教子訓孫可為終焉之計負國鑿荒以為田種樹以成圃凡議婚嫁必接士人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晉尚書令或勸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語諸子

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

戒子言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晉步兵校尉與兄子咸字仲容皆任達不拘子渾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

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崔罔 字法俊清河人北齊鴻臚卿臨終戒其二子

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戒歟

牛宏 隋光禄大夫 案宏字顯仁鶉觚人

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

傅奕 相州人唐太史令臨終戒其子

周孔六經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人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

房喬字元齡齊州人唐宰相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令諸子各取其一因戒之

不可以地望陵人驕奢沈溺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遵

閻立本京兆人唐武后右相立本雖有應務之才尤善圖畫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詔坐者為詠令立本寫焉不勝愧赧退戒其子　案立本新舊唐書皆不載其字兄讓字立德以字行則立本當亦以字行也

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輩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穆寧懷州人唐祕書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戒諸子 案新唐書穆寧撰家令訓子人一通

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直道而已慎無為諂吾之志也

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後漢侍中

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誨子弟言 朱仁軌字德容唐逸人門人諡曰孝友先生敬則其弟也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戒子孫言 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晉三公疾篤遺令訓子孫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惡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

李襲譽 字茂實隴西人唐涼州都督

吾近京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立身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

姚崇 字元之陜州人唐宰相遺令戒子孫

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遘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誠哉

此言比日見諸達官身亡已後子孫既失覆䕃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惟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毁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至預為定分以絶後爭吾静思之深所歎息昔孔子大聖母墓毁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為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

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為忠孝以儉薄為慳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為痛哉可為痛哉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宋書西域傳著名僧為白黑論理澄明白足解沈疑宜觀而行之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夫釋迦之本法為蒼

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
吾亡後必不得輙用餘財為無益之佛事亦不得妄出
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元牝為宗初無趨競
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欲尋老
君之說亦與道齋之文又用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
鄙俗輙屈於家汝等身没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戒子通録卷二

宋 劉清之 撰

家訓 顔之推

琅邪人終隋開皇太子學士著書二十篇訓子思魯等其大畧具此

按之推字子介顔子三十五世孫子思魯字孔歸唐秦府記室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内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以暴謔則師友之戒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

之鬭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　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

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呵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喻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王父司馬（按家訓原本作王大司馬下亦作王在湓城無父字）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父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

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釁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

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兹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以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

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人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没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毁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踈薄羣從踈薄則

僮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

不可不同於事父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戒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

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䖟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鬭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嫁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時婢

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為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

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世間名士但務寛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鷄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

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有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　諺云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

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飡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戒哉　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返招羞耻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

鼠之所毁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符章絶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　俗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飧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

南深以為耻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此
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
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
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
為巳力雖輕雖賤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
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士大夫子弟數歲巳上莫不被
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
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

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為凡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雇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

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而況

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　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皆其敝也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强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

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型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劒追財假言而姧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厮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

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慹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巳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

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兹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

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
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
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
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
誅輔嗣以多笑人被疾山巨源以蓄積取譏夏侯元以
才望被戮嵇叔夜以排俗取禍郭子元以傾動權勢阮
嗣宗沈酒荒迷謝幼輿贓賄黜削彼諸人者並其領袖
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

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高論剖元析微賔主往復怡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為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毛豎也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

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强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愧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

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中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為羇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

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為謗已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

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索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欲富貴自今仕宦不可

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
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
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
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
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
易悲夫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
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

仲堪則其人也

唐柳玭序訓（為御史大夫　按玭京兆華原人太保公綽之孫僕射仲郢之第四子昭宗時官御史大夫）

先祖河東節度使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輙出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聽

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祖母韓夫人相國休之曾孫相國滉之孫僕射貞公皐之長女家法嚴肅儉約為搢紳家楷範歸我家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啟齒貞公在省為僕射先公於襄陽加端揆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貞公親仁里有宅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

貞公歎乃御下之儉也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
賜先公及諸叔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先公居
外藩先公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
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牛相國
辟為武昌從事動遵禮法奇章公歎曰非積習名教不
及此　先公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
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
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

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粟
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
盛而交代之際倉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
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壻出俸金為資裝嫁之　叔
祖少保公權字誠懸玭兄弟嘗從諸季父送別東郊僕
馬在門會陰晦多雨具少保因言我少時家貧當房嚴
訓年十六當房往鮑陂人家致祭處分先往撰文時甚
雪祇得一驢女家人清淨隨後得一破褥子披至鮑陂

為莊客所哀為燔薪得附火為文寫上板子當房朝下
到莊呈祝版此時免科責便湍望豈暇知寒今日雖散
退還得爾許官爾等作得祭文者有幾人皆乘馬有油
衣吾為爾等憂太保曉聲律而不好樂常云聞樂令人
驕惰　先妣韋夫人外王父相國文公貫之奕世以貞
諒峻鯁稱先夫人事君舅君姑凡十一年晨省於鷄鳴
昏定於初夕未嘗闕梁國夫人有疾先夫人一月不下
堂早夜奉養疾愈始歸院文公及第登諫科判入高等

授長安尉秩滿困窮穴地燔薪啜豆糜以禦冬　孝公房舅謂余弟兄曰爾家雖非咢甲然中外名德冠冕之盛亦可謂華腴右族玭自聞此言刻骨畏懼夫門地高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爵位死亦不可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爲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地胄者修已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　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

望他人用之已無善而望他人愛之亦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大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余幼時每聞先公僕射與太保房叔祖講論家法莫不言立已以孝弟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氣焰為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矣體之未臧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恡與驕庶幾寡過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

廪禄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榎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胷襟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竝　余又比見名家子孫其祖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彊禦者及其衰也則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　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有尤大者五宜深記之一是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茍便於己不恤人言二是不知儒術不閑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自無學業惡人有學三是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

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頽僻銷刓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四是崇好慢游躭嗜麴蘖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人習之易荒覺已難悔五是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兹五不韙甚於痤疽痤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神醫莫理前朝炯戒方冊具存近世覆車聞見相接　夫中人已下修詞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操唯智者研其慮博其聞堅其

習精其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茍異於斯孰為君子

余自幼奉嚴訓實自懇剋不敢以資基冐進分為州邑冗吏未嘗以一言求伸於公卿間今優游清切乃踰心期至於披閱墳史研味祕奧猶惜寸陰不知老之將至

噫君臣父子之道禮樂刑政之規在於儒術是乃本源夫以憂虞疾疢有限之年自少及衰從旦至暮孜孜於本教之事尚不得一二矧以他事撓之耶　語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此一章意義全在已字已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也如是者心智昏懶兼不及於博奕夫子以博弈為喻者乃深切於戒勸明言博奕為鄙事非許儒學不務經術但博奕耳吴宫之論可為格言近者又有葉子戲或聞其名本起婦女既鄙於握槊乃賭錢之流手執青蚨坐銷白日進德修業其若是乎

夫世族之源長慶遠與命位之豐約否泰不假問蓍龜不假徵星數處心行事而已今昭國里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

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今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為長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一家徙於嶺表來俊臣輩既死始霑恩還北魏之長女已踰笄及湖外其家議北裴必不復求婚淪落貧窶無以為衣食資詣

老比卯尼祈披緇居其寺女亦甘願下髮有日矣有客尼自外至聞其議曰一見魏氏女可乎見之曰此女俗福豐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事北歸言訖而去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自京洛賫資聘𠋫魏氏之北反已數月矣今勢利之徒奉權倖如不及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鄭司徒言於河南文公云裴某作刺史兒女皆飯餅餌人言其為吏清白與周給親愛不可不信矣　余季妹適宏農楊堪在蔣相國幕

清刻自持屬吏有饋獻皆不納嘗言不唯自清抑亦內助焉余舊府高公先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蔬夕食齕蔔匏而已皆保重名於世　永寧王相國按王相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我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股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

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馮為賈相門人最密按賈相餗賈為東戶又取為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於賈忠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朂之曰戶部中謗詞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泣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與賈未興時方命設火內齋曰冠當出俄有二青衣賫銀罌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命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御曰渴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為馮興歎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

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
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早位
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
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始
終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又李相國泌
居相位請徵陽道州為諫議大夫陽既至亦甚銜恩未
幾李甍於相位其子蘩居喪與陽並居陽將獻疏斥裴
延齡之惡嗜酒目昏以恩故子弟待蘩召之寫疏蘩彊

記絶筆誦於口録以呈延齡遞奏之云城將此疏行於朝數日矣道州疏入德宗已得延齡藁震怒俄斥道州竟不反繫後為譙郡守虐誅巨盜不以法舒相元輿布衣時以文贄繫繫曰自此有一舒家銜之及為御史鞫譙獄入繫罪不可解數年舒亦及禍今世人各盛言宿業報應之說曾不思視履考祥之事不其惑歟　余又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

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又余家世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間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文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清風素範有不絕如綫之慮當禮樂崩壞之際荷祖先名教之訓弟兄兩人年將中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纂續則貧賤為榮隳墜則富貴可恥令所紀舊事十忘三四晝覽而夜思悽心講求觸類滋長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 按有根無葉四字原本脫去今從新唐書增入 或可俟時有葉無

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苟懵斯理欲紹家聲則今之流傳反成災害諦聽熟念以保令名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也豈必言哉比史官皆有序傳以紀宗門余初及行在尚守左史故敢以序訓為目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